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唐語林校證

〔宋〕王讜撰



唐宋史料筆記叢刊

唐語林校證

下

〔宋〕王讜撰
周勛初校證

中華書局

唐語林校證卷五

補遺起高祖至代宗。案：以下補遺四卷，並采自永樂大典。原分門目已不可考見，今略以時代爲次，無時代者

編附于後。

611 高祖既受隋禪，坐太極前殿，會朝之次，忽報南山急，賊不測。安南大首領馮盎前奏曰：「急擊之，必退散，無能爲也。」遣百騎禦之。俄頃報賊南遁，上召盎曰：「卿安能遠料賊果敗退？」盎曰：「奏報之時，臣望氣，雲形似樹。辰在金，金能克木，擊之必勝。」上喜，面賜金帶。

本條不知原出何書。

612 武德末年，突厥至渭橋〔一〕，控弦四十萬。太宗初親庶政，驛召李衛公問策。時發諸州府軍未至，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〔二〕。突厥精騎騰突挑戰〔三〕，日數十合。帝怒，欲擊之。請請傾府庫〔四〕，邀其歸路〔五〕。帝從其言，突厥兵遂退，於是據險邀之，遂棄老弱而

遁。獲馬數百匹〔六〕，金帛一無遺焉。

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虜·據險邀虜引唐語林亦載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上。說郭(陶珽刊本) 另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資治通鑑卷一九一唐紀七高祖武德九年考異引

劉餗小說，即此文。司馬光曰：「今據實錄、紀傳，結盟而退，未嘗掩襲，小說所載爲誤。」又原書此條與下 614 條本爲一條，此條在後。

〔一〕渭橋 原書作「渭水橋」。

〔二〕者 原書無。

〔三〕突厥 原書作「胡人」，此是四庫全書館臣所改。考與永樂大典引文均作「胡人」。下同。

〔四〕傾府庫 原書下有「賂以求和」四字。

〔五〕邀其歸路 原書句首有「潛軍」二字。

〔六〕數百 原書作「數萬」。

613 李密掛漢書牛角，行且讀〔一〕。

本條不知原出何書。

〔一〕李密掛漢書牛角行且讀 舊唐書卷五三、新唐書卷八四李密傳均載此事。

614 隋大業中，李衛公上書：「高祖終不爲人臣，請速去之。」後高祖入京師，靖與滑儀〔一〕、

衛文升等俱見收〔三〕。衛、滑既死，太宗慮囚，見靖，引與語，因請於高祖免之〔三〕。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〔四〕，清巴〔五〕、漢，擒蕭銑，蕩一揚、越，師不留行，皆靖之力也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上。細素雜記卷六引此，云出劉餗嘉話。說郛（陶澍刊本）卷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原書此條與612條本爲一條，此條在前。

〔一〕滑儀 原書作「骨儀」。下同。

〔二〕衛文升 原書作「衛文昇」。

〔三〕因 原書作「固」。

〔四〕始隨趙郡王孝恭南征 原書作「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」。按舊唐書卷六七李靖傳：「武德二年，從討王世充，以功授開府。……四年，靖又陳十策以圖蕭銑。高祖從之，授靖行軍總管，兼攝孝恭行軍長史。」可證本書與原書均有誤。

〔五〕清 原書作「靜」。

615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仕李密，結爲兄弟。密既亡，雄信降世充〔一〕，勳來歸國。雄信壯勇過人。勳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。元吉恃膂力，每行圍〔二〕。世充召雄信告之，酌以金碗，雄信盡飲，馳馬而出，槍不及海陵者一尺。勳惶遽，連呼曰：「阿兄〔三〕！此是勳主。」雄信乃攬轡而止，顧笑曰：「胡不緣爾，且竟死〔四〕！」世充既平，雄信將就戮，英公請之不得，泣而

退。雄信曰：「我固知汝不了。」勳曰：「平生誓共灰土^{〔五〕}，豈敢相忘？但將身許國，義不兩合。雖不死之^{〔六〕}，且顧兄妻子如何？」因以刀割其股肉以授信，曰：「示不虧前誓。」雄信食之不疑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上。說郛（陶珽刊本）弓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資治通鑑卷一八八唐紀四高祖武德三年引劉餗小說，自「英公勳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」至「胡兒不緣你，且竟！」即此文中間一段。司馬光曰：「借如小說所云，雄信既受世充之命，指取元吉，亦安肯以勳故而捨之？况元吉之圍東都，勳乃從太宗在武牢。今不取。」舊唐書卷五三、新唐書卷八四單雄信傳則以為秦王事。

〔一〕世充 原書作「王充」，此乃劉餗避唐諱而不書「世」字。下同。

〔三〕行圍 原書上有「親」字，當據補。

〔三〕阿兄 原書重「阿兄」。考異引文不重。

〔四〕胡不緣爾且竟死 原書作「胡兒不緣你，且了竟」。考異引文無「了」字。

〔五〕共 原書作「共爲」。

〔六〕不 原書無。

616 高宗立武后〔一〕。

褚河南謀於趙公無忌、英公勳，將以死爭〔二〕。趙公請先入，褚曰：太尉，國之元舅。脫事不如意，使上有惡舅之名〔三〕，不可。「英公勳請先入，褚曰：「司空，

國之元勳。有不如意，使上有逐良臣之名，不可。遂良出自草茅〔四〕，無汗馬之功，蒙先帝殊遇，以有今日。自當不諱之時〔五〕，躬奉遺詔，若不効其愚衷，何以下見先帝？揖二公而入。帝深納其言，事遂中寢〔六〕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中。說郛（陶珽刊本）弓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唐會要卷五二忠諫亦載此事，繫於永徽五年，文小異。

〔一〕 高宗立武后 原書作「高宗之將册武后」。

〔二〕 争 原書作「諍」。

〔三〕 惡 原書作「怒」，當據本書改。

〔四〕 出 原書作「齒」，當據本書改。

〔五〕 自 原書作「且」。

〔六〕 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舊唐書卷八十、新唐書卷一〇五褚遂良傳均叙此事，新傳文同本書，然無此二句。

617 中宗正位後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，慷慨有節義〔一〕，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。事發，同皎見害，憬逃於比干廟中勿死。臨死謂曰〔二〕：「比干，紂之忠臣也。儻神道有知，明我以忠見殺〔三〕。」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下。說郛（陶珽刊本）弓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又大唐新語卷五忠烈第八亦載此文，有小異。

〔一〕慷慨。《大唐新語》同。《隋唐嘉話》作「存概」，當據二書改。

〔二〕臨死謂曰。《隋唐嘉話》、《大唐新語》均作「臨死謂左右曰」。《資治通鑑》卷二〇八《唐紀二四》中宗神龍二年敘此事，作「大言曰」。

〔三〕儻神道有知明我以忠見殺。《大唐新語》同。《隋唐嘉話》佚此十一字，當據二書補。

618

虬鬚客，姓張氏，赤髮而虬鬚。時楊素家紅拂妓張氏奔李靖，將歸太原。行次靈橋驛〔一〕，既設牀，爐中煮肉〔二〕。張氏以髮長垂地，立梳牀前，靖方刷馬，忽虬鬚客乘驢而來，投革囊于爐前，取枕敝卧，看張氏梳頭。靖怒，未決。張氏熟視其面，一手映身搖示靖〔三〕，令勿怒。急急梳頭畢，斂衽前，問其姓氏。卧客曰：「姓張。」張氏對曰：「妾亦姓張，合是妹。」遽拜之。問第幾，曰：「第三。」亦問第幾，曰：「最長。」遂喜曰：「今日幸逢一妹。」張氏遙呼曰：「李郎，且來拜三兄。」靖驟拜之，遂環坐。客曰：「煮者何肉？」曰：「羊肉，計已熟矣。」客曰：「飢。」靖出市胡餅，客抽腰間匕首切肉，共食之竟，以餘肉亂切飼驢。客曰：「何之？」曰：「將避地太原。」客曰：「有酒乎？」曰：「主人西，則酒肆也。」靖取酒一斗。既巡，客曰：「吾有少下酒物，李郎能同食乎？」靖曰：「不敢。」遂開革囊〔四〕，取出一人頭，并心肝，卻以頭貯囊中，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，曰：「此天下負心者也。銜之二十年〔五〕，今始獲之，吾憾釋

矣！又曰：「觀李郎儀形器宇，真丈夫也！亦聞太原有異人乎？」曰：「嘗識一人，余謂之真人也。其餘將相而已。」曰：「其人何姓？」曰：「某之同姓。」年幾？曰：「僅二十一。」曰：「今何爲？」曰：「州將之子也。」曰：「李郎能致吾一見乎？」曰：「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善，因文靜見之可也。然兄欲何爲？」曰：「望氣者云『太原有奇氣』，使吾訪之。」李郎何日到太原？」曰：「靖計之，某日當達。」曰：「達之明日方曙，候我于汾陽橋。」言訖，乘驢而去，其行如飛，迴顧已失矣。公與張氏且驚且懼。久之，曰：「烈士不欺人，固無畏也。」促鞭而行。及期，入太原，候之，相見大喜。偕詣劉氏，詐謂文靜曰：「有善相者思見郎君，請迎之。」文靜素奇其人，方議匡輔，一旦聞客有知人者，其心可知，遽致酒延之。使回而到，不衫不履，褐裘而來，神氣揚揚，貌與常異。虬鬚默然，于坐末見之，心死。飲數杯而起，招靖曰：「真天子也！吾見之，十得八九矣。然須道兄見之。」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。某日午時，訪我于馬行東酒樓，下有此驢及瘦騾，卽我與道兄俱在其上矣。」又別而去之。靖與張氏及期訪焉，宛見二乘，攬衣登樓，而虬鬚與道士方對飲。見靖驚喜，召對環飲十數巡，曰：「樓下匱中有錢十萬，可擇一深隱處，駐一妹，某日復會我于汾陽橋下。」靖如期至，則道士與虬鬚已先到矣。仍俱詣文靜。時方弈碁，揖起而話心焉。文靜飛書迎文皇，看道士對弈，虬鬚與靖旁立焉。俄而文皇到來，精彩驚人，揖而坐。神氣清朗，滿坐風生，顧盼偉如也。道士一見

慘然，失棊子曰〔九〕：「此局輸矣！輸矣！于此失卻局，奇哉！救無路矣！復奚言！」弈罷請去〔一〇〕。既出，謂虬鬚曰：「此世界非子世界，他方圖之可矣。勉之，勿以爲念。」因共入京。虬鬚曰：「計李郎之程，某日方到。到之明日，可與一妹同詣某坊小宅相訪。欲令新婦祇謁，兼議從容，無前卻也。」言畢，吁嗟而去。靖策馬而歸〔一一〕，遂與張氏同往。見一小板門，扣之，有應者云：「三郎令候李郎一娘子久矣。」延入重門，門愈壯麗。奴婢四十餘人〔一二〕，羅列庭前。奴二十人，引靖入東廳；婢二十人，引張氏入西廳。廳之陳設，頗極精異，巾箱、妝奩、冠蓋、首飾之盛，非人間之物。巾櫛既畢，又請更衣，衣甚珍奇。既畢，傳云：「三郎來！」乃虬鬚也。紗帽楊裘〔一三〕，亦有龍虎之狀。歡然相見，催其妻出拜，蓋真天人也〔一四〕。于是四人對坐，牢饌畢陳，女樂列奏。其飲食妓樂，若自天降，非人間之物。食畢行酒，而家人自堂來，昇出兩牀〔一五〕，各以錦繡帕覆之。既呈，盡去其帕，乃文簿鑰匙耳。虬鬚指謂曰：「此珍寶貨泉之數，吾所有悉以充贈。向者本欲于此世界求事〔一六〕，或當一二十年〔一七〕，建少功業。今既有主，住亦何爲？太原李氏，真英主也。海內卽當太平。李郎以奇特之才，輔清平之主，竭忠盡行，必極人臣。一妹以天人之資，蘊不世之藝，從夫之貴，榮極軒裳。非一妹不能識李郎，亦不能存李郎；非李郎不能遇一妹，亦不能榮一妹。起陸之漸，際會如斯〔一八〕，虎嘯風生，龍吟雲起，固當然也。將予之贈，以佐真人，贊功業也。勉之哉！此後十

餘年，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，是吾得志之秋也。妹與李郎可瀝酒相賀。」因命家僕列拜，曰：「李郎、一妹，是汝主也。」言畢，與其妻戎裝，從一奴，乘馬而去，數步乃不復見。靖據其宅，遂爲豪家，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，遂匡大業。貞觀十年^{〔五〕}，靖以左僕射同平章事。東南蠻奏：「有海賊以千艘，帶甲者十萬人，人扶餘國，殺其主自立，國已定。」靖知虬鬚之得志也，歸告張氏，具禮相賀，瀝酒東南祝拜之。是知真人之興，非英雄所覲，況非英雄乎？人臣之謬思亂者，乃螳臂扼轍耳^{〔六〕}。我皇家垂福萬葉，豈虛言哉！或曰：「衛公兵法，半乃虬鬚所傳。」信哉！

此文宋時有單刻者，亦有刻入總集者，不知王謙從何文錄人？太平廣記卷一九三有虬鬚客一則，云出虬鬚傳。紺珠集卷十一傳奇內有紅拂妓一條，文字過簡，不足據以考索。

〔一〕 靈橋驛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靈石旅舍」。

〔三〕 煮肉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烹肉且熟」。

〔三〕 一手映身搖示靖 太平廣記引文上有「一手握髮」一句。

〔四〕 革囊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華囊」。

〔五〕 二十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十」。

〔六〕 僅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近」。

〔七〕 數杯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數巡」。

- 〔八〕文靜飛書迎文皇看道士對弈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文靜飛書迎文皇看某。道士對弈」，本書當據之補「某」字。
- 〔九〕失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下」。
- 〔十〕弈罷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罷弈」。
- 〔二〕靖策馬而歸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靖亦策馬過征，俄即到京」。
- 〔三〕四十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三十」。
- 〔三〕楊裘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褐裘」，「褐」乃誤字。
- 〔四〕蓋真天人也 太平廣記引文無「真」字，句下有「遂延中堂，陳設盤筵之盛，雖王公家不侔也」三句。
- 〔五〕家人自堂來昇出兩牀 顧氏文房小說本虬髯客傳「堂來」作「堂東」，當據改。太平廣記引文「堂來」作「西堂」，「兩」作「二十」。
- 〔六〕向者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何者」。
- 〔七〕一二十年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龍戰三二年」。
- 〔八〕斯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期」。
- 〔九〕十年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中」。
- 〔十〕螳臂扼轍 太平廣記引文作「螳螂之拒走輪」。

619 太宗征遼〔一〕，李衛公病不能從，帝使執政等召之，不果起。帝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明日，駕臨其第，執手與別。衛公曰：「老臣宜從，但犬馬之疾增甚〔二〕。」帝撫其背曰：「勉之！昔

司馬仲達非不老病，竟能自強，立勳魏室。」公叩頭曰：「老臣請與病行。」至相州，疾篤而不能進。上至駐蹕山^{〔三〕}，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^{〔四〕}，太宗有懼色。江夏王進曰：「高麗傾國以拒王師，平壤之守必弱，請假臣精卒五千，覆其本根^{〔五〕}，則數十萬之衆^{〔六〕}，可不戰而降。」帝不應。既合戰，爲敵所乘，殆將不振。還謂衛公曰：「吾以天子之衆^{〔七〕}，困于蕞爾之夷^{〔八〕}，何也？」靖曰：「此道宗所解。」時江夏王在側，帝顧之，道宗具陳前言，帝悵然曰：「當時忽遽不憶也^{〔九〕}。」

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四遼·唐太宗征遼引唐語林亦載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上。說郛（陶珽刊本）另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大唐傳載亦有此文，分爲兩條，一自「太宗將征遼」至「不能進」，一自「駐蹕之役」至「則千萬之衆可不戰而降」。

〔一〕 征遼 隋唐嘉話、大唐傳載上有「將」字。

〔二〕 但犬馬之疾增甚 隋唐嘉話、大唐傳載作「但犬馬之疾，日月增甚，恐死於道路，仰累陛下」。

〔三〕 上至駐蹕山 隋唐嘉話、大唐傳載作「駐蹕之役」。

〔四〕 四十里 隋唐嘉話上有「方」字。

〔五〕 其 大唐傳載同。隋唐嘉話作「一」，當據二書改。

〔六〕 數十萬 隋唐嘉話同。大唐傳載作「千萬」。

〔七〕 天子 隋唐嘉話作「天下」。

〔八〕慕爾隋唐嘉話作「慕而」，當據本書改。

〔九〕當時忽遽不憶也永樂大典引文其下尚有「駐蹕之役，六軍爲高麗所乘」二句。

620 太宗謂尉遲敬德曰：「人言卿反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臣反是實。臣從陛下討逆伐叛，惟憑威靈〔一〕，幸而不死，然所存，刃鋒也〔三〕。今大業已定，而反疑臣。」乃悉解衣投于地，以見所傷之處。帝對之流涕，曰：「卿衣矣！朕以不疑卿，故以相告，何反以爲恨？」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中。說郭（陶珽刊本） 另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又本條與下條〔二〕原合爲一條，今依原書

分列。

〔一〕惟 原書作「雖」，當據本書改。

〔三〕所存，刃鋒也 原書作「所存，皆鋒刃也」。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唐紀十一太宗貞觀十三年叙此，作「今之存者，皆

鋒鏑之餘也」。

621 太宗謂敬德曰：「朕將嫁女與卿，稱意否？」敬德笑曰：「臣雖鄙陋，亦不失爲夫婦之道〔三〕。臣每聞古人云：『富不易妻，仁也。』竊慕之，願停聖恩。」叩頭固讓，帝嘉之而止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中。說郭（陶珽刊本） 另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本條與上條〔二〕原合爲一條，今依原書

分列。

〔一〕笑 原書作「謝」。

〔三〕臣雖鄙陋，亦不失爲夫婦之道。原書作「臣婦雖鄙陋，亦不失夫妻情」。當據之補「婦」字。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唐紀十一太宗貞觀十三年叙此，作「臣妻雖鄙陋，相與共貧賤久矣」。

622 薛萬徹尚平陽公主〔一〕。人謂太宗曰〔二〕：「薛駙馬無才氣〔三〕。」因此公主羞之，不同席者數月。帝聞之，大笑，置酒召諸壻盡往，獨與薛歡語，屢稱其美。因對握槊〔四〕，賭所佩刀，帝伴爲不勝，解刀以佩之。酒罷，悅甚〔五〕。薛未及就馬，主遽召同載而還，重之踰于舊日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中。續釋常談引此，云出隋唐嘉話。說郭（陶珽刊本）另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

〔一〕平陽公主 原書作「丹陽公主」，當據改。新唐書卷八三諸帝公主高祖十九女傳：「丹陽公主，下嫁薛萬徹。萬徹意甚，公主羞，不與同席者數月。太宗聞，笑焉，爲置酒，悉召它壻，與萬徹從容語，握槊賭所佩刀，賜不勝，遂解賜之。主喜，命同載以歸。」

〔二〕人謂太宗曰 原書作「太宗嘗謂人曰」。

〔三〕無才氣 原書作「村氣」。

〔四〕諸壻盡往獨與薛歡語屢稱其美因 上十四字，原書佚，當據本書補。

〔五〕悅甚 原書上有「主」字。

623 中書令馬周以布衣上書〔一〕，太宗覽之，未及終，命召之〔二〕。乃陳世事〔三〕，莫不施行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中。說郭〔陶珽刊本〕弓三六〔隋唐嘉話亦載〕。說郭〔張宗祥輯明鈔本〕卷三八傳載亦載。

〔一〕以 原書作「始以」，當據正。

〔二〕命 原書作「三命」。

〔三〕乃 原書作「所」。

624 太宗嘗以飛白書賜馬周，曰：「鳳鸞沖霄，必假羽翼；股肱之寄，要在忠力。」又高宗嘗爲飛白，賜侍臣戴至德，曰「泛洪源，俟舟楫」；郝處俊，曰「飛九霄，假六翮」；李敬玄，曰「資啓沃，罄丹誠」；崔知悌，曰「罄忠節，贊皇猷」；其詞皆有比興。

本條不知原出何書。

625 率更歐陽詢，行見古碑，晉索靖所書，駐馬觀之，良久而去。數百步復還，下馬佇立，疲倦則布裘坐觀〔一〕。因宿其旁，三日而去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中。

太平御覽卷五八九引國朝傳記亦載。

太平廣記卷二〇八國史異纂題作歐陽詢。

說郭〔陶

珽刊本〕弓三六〔隋唐嘉話亦載〕。

劉賓客嘉話錄亦有此文，唐蘭考爲誤人。

紺珠集卷五嘉話題作宿索靖碑傍。

白孔六帖

卷三二劉公嘉話題作宿素靖碑傍。說郭（張宗祥輯明鈔本）卷二劉賓客嘉話錄亦載。

〔一〕表 原書作「毯」，當據改。

626 李太史與張文收坐〔一〕，忽見暴風自南而至。李曰：「南五里當有哭者。」張以爲音樂。左右馳馬觀之，則遇送葬者，有鼓吹焉。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中。太平廣記卷七六引此，乃一大條，中包容數事，題作李淳風，云出國史異纂及紀聞。說郭陶筵刊本另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

〔一〕李太史與張文收坐 原書作「李太史與張文收事更坐」，太平廣記引文作「太史與張率同侍帝」，「率」下當補「更」字。李太史卽李淳風。

627 褚遂良貴顯〔一〕，其父亮尚在，乃別開門。敕嘗有所賜遂良，使者由正門而入，亮出曰：「渠自有門。」

本條原出隋唐嘉話卷中。說郭陶筵刊本另三六隋唐嘉話亦載。
〔一〕貴顯 原書無，當據本書補。

628 太宗宴近臣，戲趙公無忌，令嘲歐陽率更〔一〕，曰：「聳膊成山字，埋肩不出頭〔二〕。誰教